

镇淮楼钟声

——
李毓昌之死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肖

冰

著



新

华

社

京新登字110号

镇淮楼钟声——李毓昌之死

肖冰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插页2张 150000字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772—1 / I·86 定价:4.50元

序

刘绍棠

我自幼就知道民谚有云：“寒门出将相，草莽出英雄。”积43年文学创作生涯之经验，亲历旁观，耳闻目睹，我还要肯定无疑地增加一句：“基层出作家”。肖冰同志的《女性的河》和《镇淮楼的钟声》，可算我这个论点的有力佐证。

13年前，我重返文坛便发表文章，预言深深植根于乡土和乡亲中间的基层（县、乡、镇、村）作者，具有丰厚的生活积累；一旦“睡狮”醒来和得到平等相待的机遇，必能出作品，出人才，而且走正路。当时有些人对我的预言颇为怀疑，有的甚至讥笑我是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说得更加刺耳的冷言恶语，也听过不少。

于是，我一方面写文辩驳，说：“文学创作不是决胜分秒的百米赛，而是至死方休的马拉松赛。”也就是民谚有云：“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到了算。”另一方面，我也千叮万嘱咐，基层作者切莫想自己揪着头发腾空而起，离开地球，割断与人民大众的血肉相连；而要心里长牙，暗中叫劲，出水才见两腿泥。

最近，我给一些基层作家出版的作品题词：“中国气派，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开放意识。就地取材，本土特色。文人相亲，争创一流。”肖冰同志的《镇淮楼的钟声》正是“就地取材”之作，“本土特色”非常突出。

出生于山东即墨的作家肖冰，为二百多年前的一位本县历史人物李毓昌树碑立传。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和崭新视角，塑造这位乡土先贤的艺术形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为今用，反腐倡廉，必能大有益于世道端正、民风净化、人心清高。文官不爱钱，武将不畏死，国运必兴。岳飞的名言，今天仍然有用。努力发展商品经济，但信仰、道德、人格、法规不能当商品买卖。

李毓昌是个有中国气派的人，有民族风格的人，他不但永为即墨人之师表，而且也为山东人和中国人示范尊崇。

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一条北运河写了一辈子，至今没有写够，今生也写不完；写不完不要紧，乡土文学自有后来人。对于一切致力地方题材创作的基层同行，我都统称为“土家族”弟兄。因而，我和肖冰虽然尚无一面之缘，但是他要我为他的作品写序，仍然乐于遵命，欣然命笔。

志同道合，有话可说。

1992年9月蝓笼斋

目 录

第一集	主仆山阳渡.....	(6)
第二集	投宿善缘庵.....	(24)
第三集	疾风知劲草.....	(44)
第四集	镇淮楼钟声.....	(63)
第五集	藏风楼题对.....	(85)
第六集	怒斥三家人.....	(103)
第七集	一纸劾贪风.....	(124)
第八集	冤狱起山阳.....	(146)
第九集	灵车返故里.....	(163)
第十集	生疑夜开棺.....	(183)
第十一集	拦轿巧递状.....	(202)
第十二集	丧家犬落网.....	(223)
后 记		(239)
附录：恫忠诗三十韵		(243)

蓝天白云下，龟驮御制诗碑亭高高耸立。

石碑正面大字清晰苍劲：哀哉李毓昌。

石碑背面《悯忠诗三十韵》依稀可辨。

主题歌起，悲愤雄浑，

 昨秋泛淮泗，异涨并清黄。

 沟壑相连续，饥寒半散亡。

 施赈忍吞赈，义忘柄亦忘。

 毒甚王仲汉，哀哉李毓昌。

歌声中，黄水铺天盖地而来。

浊浪滚滚，汹涌澎湃。

淹没了庄稼。

吞没了村庄。

衣物在水面旋转。

露出水面的树梢，挂满了浮草。

惊鸟四飞，无处着落。

大路上，逃难的饥民成群。

秋风萧索，南归雁阵人字形排列在饥民上空，朝饥民相反的方向飞去。

李毓昌与三个家人的剪影，远远迎着饥民走来……

黄河之水天上来。

天昏地暗。

（旁白）“清朝嘉庆十三年，暴雨成灾，黄河下游决口。滔滔洪水与苏北诸湖汇成一片汪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朝廷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对灾民进行赈济。然而，地方贪官污吏不顾饥民死活，趁机侵吞赈银，中饱私囊。上宪派遣的查赈大员也屡屡接受贿赂，与地方官吏同流合污，广大饥民濒于危境。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刚正不阿，秉公办事的清正大员，山东省即墨籍新科进士李毓昌。然而，在腐败官场邪恶势力的层层包围下，持正谈何容易，终不免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大冤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李毓昌案。”

雪霁。黎明。

镇淮楼的钟声响起。

悠长的钟声，滚过山阳古城的大街小巷。

寒冷的西北风，席卷着街道积雪。

不见有人走动。

镜头慢慢向前推进，最后推出善缘庵。

一座幽静的寺院。

透过围墙，可以看清院内的松柏、寺庙。

院内。

古柏参天，白雪盖地。

风卷松涛，阵阵怒吼。整个院落显得异常幽静、阴森。

阴暗的厢房。

忽听“吱哟”一声，一间房门被拉开，从室内走出一个中年男子，乌眉鼠眼，身材矮小。此人正是李毓昌的家人李祥。

李祥拉开屋门朝外望了望：“哎呀，好大的雪！”

李祥回头喊：“快起来扫雪！”

家人顾祥、马连升拖着扫帚走了出来。

李祥吩咐：“你们二人扫雪，屋前屋后都要仔细地扫，我给老爷温洗脸水。”

李祥端着热气腾腾的洗脸水，走到对面房门口，用膝盖顶开房门，走了进去。

房内第二根梁上，吊着李毓昌的尸体。

李祥手中的瓦盆落地，打了个粉碎，热水漫到地上。

李祥抱头鼠窜出房门，惊恐地扯着嗓门大喊大叫：“不好了，我家老爷上吊了！”

顾祥、马连升闻声扔掉扫帚。

三个家人在院中雪地上喊叫：“我家老爷上吊了……”

“我家老爷上吊了……”

此时，源福和尚背着褡裢进了院门。

三个家人忙迎上去。

李祥：“师父，快帮帮忙吧，我家老爷上吊了！”

源福听罢，打了一愣，慢慢闭目合掌：“阿弥陀佛，贫僧刚回寺院，竟遇上这事！我佛慈悲……”

李祥：“师父，你就别念佛了，快帮帮忙吧。”

源福睁开双眼：“数日前我出门时你家老爷好好的，如今为什么要上吊？”

李祥：“小的哪里晓得！昨夜三更小的三人服侍老爷睡下后，就回房睡了，今早小的给老爷送洗脸水，忽见老爷吊在梁头上了……”

源福：“你家老爷什么时候上的吊？”

李祥：“小的不知……”

源福：“走，先去看看去。”

李毓昌住室。

源福和尚登床摸了摸，“李大人尸体都硬了，快招呼人来放吊吧。”

小和尚领众三人内。

源福：“众位帮帮忙，把李大人放下来吧”。

众人上前放吊。

三家人伏地嚎哭。

众人议论纷纷：

“怪，李大人刚入官场，为什么会上吊而死？”

也许碰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好死不如赖活着……”

“是啊，连我们这些缺吃少穿的饥民都没想到去死。李大人一不愁吃，二不愁喝，为什么要去死呢？”

源福：“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定会善断因果……”

三家人哭得更凶。

源福：“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查赈大员上吊而死，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你们快到衙门报官去吧。”

李祥施礼：“多谢师父指点！我们是无辜的，还望师父及众乡邻秉公作证……小的这就去报官。”

顾祥：“大哥保重！”

李祥：“放心，山阳县大老爷清似水，明如镜，自会明断！”

源福：“阿弥陀佛……”

推出片名：“《李毓昌之死》。”

第一集 主仆山阳渡

暮秋。

淮地上空，浓云翻滚。

大雁排成人字，悲鸣南飞。

自夏末秋初黄河决口，淮扬九州县沦为水乡泽国。眼下洪水过后，村庄狼藉，房倒屋塌。大田里有的仍积水茫茫，田垄上几株枯草，迎风摇摆。树木横斜在路旁，上面挂满浮草。有的树皮被人剥去吃了，露出白咧咧的树干，在寒风中瑟索。

运河里仍然浊水满槽，咆哮奔流。

大路上，衣不遮体的饥民，面带饥色，成群结队，扶老携幼而来。

路旁无人收敛的尸体已经腐烂，贪婪的群鸦时而争抢腐尸，时而在饥民的头顶盘旋。

李毓昌同三个家人迎着饥民走来。他三十多岁，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黑半帽，中等身材，白皙面庞。他同家人闪到路旁，望着擦身而过的饥民出神……

（回叙）富丽堂皇的大厅，李毓昌望着坐在太师椅上的初彭龄伏地便拜：“晚生今科能得以金榜题名，全靠恩师精心指点！”

初彭龄起身扶起李毓昌，欣喜若狂地：“你没有辱没祖先！我初彭龄为官多年，官场之事可谓经得多矣！你初入官场，要时时记住忠心报国，为官清廉，第一重要！”

李毓昌：“晚生铭记在心！”

初彭龄：“随从选好了吗？”

李毓昌：“选好了。主考大人力荐，不好回绝。”

初彭龄捻须良久，来回踱了几步，回头愤愤地说：“在京畿处处都是私情、面子，实是可恶！身边随从，甚是紧要，照说应该从故里选几个熟人或亲朋跟去才是……眼下木已成舟，不可挽回了，你务必要时时察防，严禁随从人员为非作歹！”

李毓昌彬彬有礼地点头：“是。”

家人送进茶点，摆到八仙桌上。

初彭龄：“来，边吃边谈。”

李毓昌内疚地：“晚辈家境贫寒，没有什么孝敬恩师的，实感不安……”

初彭龄开怀大笑：“你这话又不贴题了！别忘了我和你叔父李泰清当年在即墨城是同窗好友，你只要能忠心为国效力，就是最大的孝敬！”

李毓昌：“是。”

初彭龄：“眼下两江有塘报进京，淮扬灾情惨重，朝廷

已拨银赈济灾民，你此时到江宁候补，很可能要参入此事，这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万万不可大意。往年放赈，不少官员认为此是肥差，不顾饥民死活，拼命贪污赈银，实属可恶！每次放赈朝廷都要除掉一批贪官，可总有那么一些要钱不要命的赃官，重蹈复辙。你到那里，倘若参入此事，定要记住严持清操，再贫寒也不能侵吞一分一毫赈银，你李家可都是忠正之士啊……”

李毓昌：“恩师放心，晚生不敢给恩师和祖宗丢脸！”

初彭龄叹道：“当今贪官比比皆是，严持清操确是不易啊！”

李毓昌：“宁肯头断，决不失节！”

初彭龄闻声双眉紧皱，沉思、长叹。（回叙完）

李毓昌望着成群结队的饥民长叹。

李祥望着李毓昌不解地摇头：“老爷，查赈乃是肥差，你怎么倒叹起气来了？”

李毓昌：“你等哪里知道，饿殍遍野，饥民正嗷嗷待哺啊！”

李祥：“噢，这有什么可长嘘短叹的，水火无情嘛……”

入群一阵骚动，只见有一中年妇女倒地。

一壮年汉子忙扑上去，蹲在地上，双手摇着女人，焦急万分地：“孩儿他娘，孩儿他娘……你醒醒。”

“娘——”

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扑倒女人身上，边喊边哭。

女人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吃力地：“他爹，我怕是不

行了……你带孩子逃命去吧……”

男人：“不，我不能丢下你，要逃一块逃，要死咱也死在一块儿……”

李毓昌从李祥背上的包袱里，摸出一个火烧，递给男人：“快给她吃下去。”

男人把火烧递给女人。

女人将火烧一掰两半，递给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贪婪地望着手中火烧，咂巴咂巴嘴唇：“娘，俺不饿……”

孩子把火烧掰成小块，往女人嘴里放。

男人朝李毓昌叩头：“好人，如今父子不顾的年头儿，你还来顾我们……”

李毓昌扶起男人：“你是哪里人氏？叫什么名字？”

男人：“我叫陈玉兴，山阳县西陈庄人。”

李毓昌：“你们这是要逃到哪里去？”

陈玉兴：“不知道……”

女人已经从地上爬起来：“家里原先还有一个白发婆母，听说要出来逃荒，怕连累我们，夜里偷偷上吊死了……”

孩子们一听又哭泣起来。

李毓昌：“你们这样逃下去也是九死不得一生啊！”

陈玉兴：“人挪活，树挪死，反正不能在家里等着饿死。”

李毓昌：“朝廷的赈银不是已经发到山阳了吗？”

陈玉兴：“指望朝廷的赈银早饿死了，发给饥民的那点

钱粮，还不够一家人喝顿稀饭的！”

李毓昌：“岂有此理！朝廷赈银足够饥民今冬明春渡荒之用……”

围上来的饥民异口同声：“他说的是实话，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背井离乡呀！”

李毓昌挥手：“都回村去吧，朝廷的赈银马上可以发给大家！”

众人面面相视。

李毓昌转向李祥：“李祥，取三两银子来。”

李祥拉李毓昌避开众人：“老爷，这可是你上任前在家卖地的钱啊！出手就是三两，差不多一亩地没了，连个响也没听见。”

李毓昌：“此一时，彼一时也！”

李祥：“老爷，这些刁民可怜不得，只怕好心不得好报。”

李毓昌：“胡说，我原本也不要他们报应的！”

李祥无奈地交给李毓昌银子。

李毓昌走到陈玉兴面前，把银子放进他的手心：“少许银两，只能救急，不能济贫。”

陈玉兴给李毓昌磕头：“老爷，像你这样的好人，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不知俺陈家哪一辈子积的阴德，全家又绝路逢生……”

李祥气乎乎地走到家人顾祥、马连升坐的中间，咕咚坐

下，朝二人把腿一伸：“给爷爷我倒倒鞋里的沙土！”

顾祥、马连升每人抱起一只脚，为李祥脱靴倒沙。

李祥：“你们看，咱老爷多大方呀，出手就是三两，还说是少许银两……”

马连升：“反正是老爷自己的银子呗！”

顾祥：“沽名钓誉！”

李祥：“都道跟个官找个靠山，好有个指望，咱跟这样的官，还不如卖水烟儿哩！这些日子了，咱谁见过半点好处！”

李毓昌朝他们走了过来，三人立刻哑声无言。

陈玉兴追了过来：“老爷，你还是留个名吧。”

李毓昌：“快回村吧，后会有期！”

李祥从地上爬起来，没好气地说：“我家老爷姓李，就是奉命到你们山阳查赈的……”

陈玉兴一愣，随即挥手朝众人边跑边喊：“回村吧，新的查赈大员李大人来了！”

众人一听，顿时骚动起来。

李毓昌训斥李祥：“大胆奴才，如此放肆！”

李祥：“我可全是为了老爷你的。三两银子扔到地上还有个响呢，老爷留个姓还不应该吗？”

李毓昌：“胡说，难道我是为了名声去救济他们吗？”

李祥：“老爷，古人都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呢！”

李毓昌激忿地：“人过留名不假，那也要看怎么个留法。略对人家有点小惠，就想留名，这是沽名钓誉；依仗权势，在那名山大川到处题词留名，这是自我卖弄，更有甚

者，为了捞取名声、弄虚作假，这是自欺欺人。到头来必然身败名裂！圣祖朝我故里出了个郭琇，被江南父老呼曰“郭青天”，立生牌供奉，这并不是他自我标榜而留下的美名，他为官时，切实为江南百姓办了些好事，才永远被人们记颂。为官者，能毕生嫉恶扬善，终能名扬四海，若反其道而行之，必然臭名远扬。为三两纹银区区小事，争想留名，岂不使人脸红！今奉上宪之命前来查赈，唯有精心为饥民办事，方不负皇恩浩荡。岂能招摇过市，狐假虎威！”

顾祥、马连升：“老爷息怒，李某原本也是好意。”

“哼！”李毓昌甩袖而去。

三个家人紧紧跟上。

清江浦。

李毓昌等人穿街而至。

李祥：“老爷，此地清江浦离山阳还有三十里，咱是徒步还是乘船？”

李毓昌：“徒步快还是乘船快？”

李祥：“当然是坐船快了。”

李毓昌：“那就坐船。”

河水奔流。

残阳夕照。

运河渡口。一只破旧的乌篷船在水里荡着，张老大蹲在船头，朝远方凝视。